

所以他來到這裡，和原本住在的住民交涉。

亞特伍德嘆了口氣，整整一周了，他才終於能夠和村民做簡單的交談，但仍不能觸及任何關於水源的敏感話題，往好處想，他至少能夠跟村民溝通了，雖然他的族語還講得很爛、常常被孩子們笑。

又是一個位於沙漠艷陽高照的白天，他得承認他對中東的天氣實著適應不良，軍方配給的瓶裝水卻還是得省著點喝，簡單梳洗過後亞特伍德再次進到村子裡，陪著孩子們遊戲，與村民談天。

其實是知道的，沙土岩石能告訴他的不多、乾枯的樹木也不能告訴他太多，竭盡所能生長的少許作物僅能告訴他一點，水源是存在的，就在這裡，而存在於此的萬物卻分分秒秒的懇求不要奪走，他所做的就是在這裡徹底的浪費時間。

當多數嚮導都還在努力套話的時候，亞特伍德和孩子們拋接著枯藤編織的球玩耍，他們在試圖接近村長的時候，亞特伍德在村裡幫村民們跑腿，在別人眼裡、完全不能理解他到底在幹些什麼。

「亞特，你到底有沒有心要談判啊？」直到其中一名同夥在晚間用餐的時段對他提出質疑，他才慢悠悠的回應。

「有力量的人才說談判，沒力量的、那叫妥協。」

＊

第二周、第三周，直到一個月過去了，幾乎大多數的嚮導已經是半放棄的帶著翻譯四處搭話，而亞特伍德的傳統族語倒是越說越好，已經沒有孩子裝出奇怪的口音模仿他說話了，村民也更信任他、願意告訴他一些不為人知的小道消息。

深夜，亞特伍德聽到孩子稚嫩的嗓音用族語呼喚著他，一出營區就看見那群孩子中身手最矯健最輕快的孩子，他輕而易舉的翻進他們的營地裡就為了找他，「亞特、亞特！」他揮舞著雙手，這讓亞特伍德摸了摸他的頭要他小聲一點。

和孩子表示在村裡會合後，他看著孩子一溜煙的離開他的視線範圍，跟上層和守備人員報備後，他獲准在這個時間點離開營區，剛到村門口就看見那個孩子興奮地跑了過來拉住他的手往村裡走去。

走了一小段路後，他們停在長老的矮房前，亞特伍德並不是第一次經過跟進入這裡，但都只是在跑腿的雜活，他甚至是第一次與長老面對面接觸，也是他們第一次談話。

多虧這段時間別人眼中的不務正業，他在村民間有了良好的聲望，在孩子之間更是快被捧上天了，那也是長老在一陣深思之後決定與他見面的原因，他老人家選擇嘗試相信自己一回。

那份地質報告是對的，自然告訴他的也是對的，村裡確實有水源，但早已所剩無幾，那條水脈與各方相連，卻因為國家過分汲取而近乎乾涸，如果連村裡的水也被奪走，那他們就真的什麼也不剩了。

聽著長老的話，亞特伍德當然明白，現在是礙於水源根據而不對村莊動手，但是面對一整個國家的武力、他們又怎麼能抵抗？村裡所有生計現在都依靠著那快見底的水源，可是沒有力量的人終究只能妥協。

「我會盡我所能，但是別太期待有什麼好消息。」長老也了解他的苦處，所以也只是點了點頭，簡單的會談之後、亞特伍德回到了軍營，直達本次行動指揮官的帳篷。

「報告、確實有水源。」他先是向指揮官表示好的那部分，讓他滿意的點頭後才接著繼續：「但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那附近長滿了牛角瓜，水源很有可能已經被汙染。」他向前一步繼續解釋：「雖然具有一定的利用價值，但不難保證村民在採收時使其汁液流入水中，未經處理的汁液含有劇毒，有強烈的抗凝血性，村民沒有症狀可能是已經身體已經習慣並代謝或者他們根本沒發現，但絕對不適合我們、和那些毫無抵抗力的城市人使用。」

「……我再決定，你先下去休息吧。」聽著他的話，指揮官捏了捏皺起的眉心，揮了揮手讓他出去，走出帳篷的亞特伍德看著天空嘆了口氣，他沒有說謊，從長老的描述對外觀的描述，他即使沒看到實物也很確定那是牛角瓜。

而村裡唯一能採水的淺坑大量生長著那種植物，而且牛角瓜長的奇快，環境適宜一周就能抽高達三十公分，而村民對它的用量並沒有這麼大，讓他們得常常剷除多餘的植物，這也導致了汁液滲入土壤、間接汙染了水源。

他已經不只一次注意到村裡的孩童受傷時，傷口得花上更多時間才能結痂，有時還會造成感染讓傷口惡化，那正是牛角瓜的毒性、抗凝血與抗發炎反應，而他只希望這樣的理由能勸退指揮官甚至是政府高層。

現在的他不需要帶來毀滅，那麼、就竭盡所能做他認為對的事情吧，只要不危害到他的兄弟姊妹，他就做他認為對的事情，而他不想奪走村民的生計，這樣長時間的相處也使亞特伍德對村子產生了感情。

但那已經不是他能涉及的範圍了，至少不是現在的他能夠涉及的，所以他認分的選擇回到營區睡覺，等待明天、抑或後天指揮官的決定。

隔天，他們沒有離開，指揮官沒有告知任何人這件事，他們一如既往的與村民互動，他看著一無所知的村民依然長途跋涉到人煙罕至的淺坑汲水飲用，剷除多餘的牛角瓜同時又再次讓毒液滲入土地，看著孩子們因為擦傷而哭泣，他卻只能用繃帶簡單的包紮，凝血藥劑是管制品，即使他知道解方、也莫可奈何。

第二天，他們還是沒有離開，亞特伍德注意到指揮官在高處用望遠鏡看著這裡，他知道他在觀察，但他還是如平常般與村民互動，並在心底祈求指揮官看見村民與孩童身上輕微卻難以癒合的傷，當晚、他聽說有人被指派向村民要求水的樣本。

第三天，那個人在他的幫助下拿到了一試管的清水，他的族語說的還不錯，加上長時間與村民搭建起的信任，原本連一滴水也不願讓外人所知的村民看在他的面子上給了他們一點。

第四天、第五天過去了，亞特伍德在夜晚看見指揮官拿著紙張在營地邊緣來回踱步，不時看著天空長嘆。

然後，撤退命令便下來了。

趁著拔營的空檔，亞特伍德來到村裡在一次與長老見面，長老萬分感謝他的幫助，但他仍選擇不把水源早已污染的事情告知他，一方面他不想引起恐慌，再者這沒有立即且足以致死的毒性，人的身體適應性極強，他相信再過不久這個村裡的所有人將會與毒水毒草共生，而外人再也拿他們沒辦法。

他把這個秘密留藏在心中，向長老道別後回到了部隊，看著大部分的人都說終於可以離開這個又熱又鳥不生蛋的地方，他卻有些依依不捨。

不過事情已經結束，跟他再也沒有關係了，作為外來者、他是該離開了。